七日談（香港篇）

近鄉情更怯　心安是歸途

何志平

這周二與幾位朋友小聚，一友聊起近來在北方參與殺年豬、吃殺豬菜的熱鬧景象。在現代化和全球化日益發展的今天，一場本是鄉土尋常的殺豬宴席，竟引得天南地北數萬賓客爭相奔赴，體驗傳統風俗。過年是中國人一年中最愜意豐盈與歡快忙碌的日子，尤其我們這些經歷過香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人，吃豬肉也是一種奢侈，是困難時期溫暖的記憶。

歲末冬藏，宰牲備年，我想圍觀者所痴迷的，或許並非豬肉本身，而是那套已然陌生卻令人心安的儀式、規矩和人情往來。殺豬菜早已不僅僅是一道菜，更是一個時代縮影與文化符號。那些沉澱在歷史長河、流淌在村民生活裏的民俗民情、傳統技藝、故事傳說、鄉土情懷，其實都掩藏在一刀一割、一碗一筷的互助和分享，以及無以言說的鄰里情分當中。殺年豬，吃的豈止是肉？它吃的是千年農耕文明中關於豐收、團聚與希望的依戀與崇拜，以及中國人骨子裏對故土、親人和家園的最深刻眷戀，使得無數在城市原子化中無所依憑的個體，恍若短暫重嵌於一個親密、穩固、富有情誼的共同體之內，慰藉那份身在都市、心繫原鄉的永恆鄉愁。

距離過年只有二十多天了，香港街頭巷尾、商超店舖春節美陳拉滿，從不同藝術裝置到各種場景布置，年氣兒隨冷風與人潮，悄然滲透每個角落。耳邊不時有着內地朋友計劃回家過年的信息，心中莫名多了點緊迫感。記得小時讀《木蘭詩》，最喜那個結尾。花木蘭載譽歸來，爺娘仍在，家姐尚未滄桑，幼弟似乎只長大一些，東西閣陳設依舊，往日衣衫還穿得上。她不扮裝出行，不能驗證自己的力量和能力；不歸來解甲，不能找回本真與初心。一切彷彿只在織布機前打了個盹，醒後所有難題都不復存在。可見人人都需一場出走和歸來，方知人生真諦與價值所在。但當車輪軋軌，不由心然揣揣。至於具體不安什麼，說不清道不明，只覺愈是臨近家鄉內心愈發不能平靜。

每個人自出生起便開始脫離母體的遠行，從此催生了一個人一生之成長。一路走來，回望過去，十八歲赴美以前，三十五歲回港以前，四十四歲參政議政以前，五十三歲從政以前，五十八歲推動民間外交以前，六十八歲困囿以前，每一段都是打破人生的神奇轉折。這種轉化，往往伴隨着地域天時與國家命運，其中分量最重的是個人思想與認知。如同花木蘭是傳奇，世上多是普通人。出走固然不是那麼順滑輕捷，歸來也不是往後餘生再沒有問題。布衣在哪都有困擾，在家有在家的麻煩，出征有出征的糾結，歸來有歸來的煩心，不是每一場歸來都是滿心歡喜。家鄉幾度風雨走，幾度繁花開又潮水平，那裏的山水親友，是否安然無恙？

《詩經・采薇》裏主人翁已踏上歸途，然而感覺並不美妙，「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出發之時，柳絲搖曳，期待着日後回家時的無限美好；不想歸來遭逢大雪紛飛，道路泥濘難行，飢寒交迫，心中的悲傷哀愁，誰又能懂！唐朝宋之問曰「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經年音信杳無，一身縲紲之軀，維繫彼此情感蛻變的只有曾經那些共同走過的日子，怎不憂心至親零落、門庭蕭瑟？舉動之間就有了一種新客的膽怯。

《列子・周穆王第三》中「燕人返國」寓言故事，講一燕國人在燕出生、楚國長大，年老回鄉路過晉國，同行者指着晉城誆其是燕城，旁邊的土地廟及遠處墳墓是其鄉廟與先人墳墓等，他初初臉色淒愴，最後痛哭難抑，同行者慚愧解釋剛剛都是亂說。待其抵達燕國，見到燕國真正遺跡，反不再傷心。是情緒落差，抑或鄉情寄託的失落，甚至作者編創反高潮？只能說每個人對故鄉都有自我理解。那個遙遠的故鄉，並不止於特定的土地，而是一種遼闊無比的心情，不受空間和時間限制。當他誤以為晉國是燕國而激動掉淚的情緒一經喚起，他的心便已回到了故鄉；那片土地，只是祖輩父輩棲居之地，那裏有着他們喜歡的山水與愛的人，有着他不認得也不知道名字的風景。

這或遠或近、熟悉中透着陌生、遙遠裏藏着親近的感覺，始終交織着泛黃的記憶，也縈繞着悠長的思念。猶如大家渴望過年，又懼怕過年，一邊是血脈相連的牽掛與無處遁形的壓力，一邊是歸心似箭的渴念與近鄉情怯的忐忑。回到家中，理想與現實總是有着太大的期望落差。

天地萬物，無盡輪迴，冬過去了是春，春種秋收後又是冬。月圓了又缺，缺了又圓。就這麼周而復始，一次不盡然一次，一次又一次地歸復着一個新的圓。人們常說「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可當春天真的來了，冬天也不會遠。如此，我倒希望春天永遠不要來，我們永遠在冬天，這樣過年總有願，生命中總有企盼。畢竟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如果安樂日子過後便是憂患與死亡，那我寧願待在憂患裏不前行，人們亟需苦難裏的曙光來喚醒生機、磨煉意志、激發士氣。

「不經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人不受磨礪、不能超脫，只有身處各種物質束縛之中，方能體會不懈追求和持續努力的更高情操。我更願安享生命的苦寒，不懼困苦，始終心懷熱愛，有所奔赴，有所執著。

閒閒觀歲，落落承歡，心安之處皆歸途。正所謂年年難過年年過，跨過去的是年，跨不過去的是記憶，我寧願一直停留在大年三十，不想迎春只想滿懷憧憬和期待，把光陰留住！

▲一月七日傍晚，香港天清氣朗，維多利亞港夕陽美景迷人。 中新社

「司徒乃鍾的水墨宇宙」繪就六十載丹青旅途

正在香港中央圖書館展覽廳舉行的「司徒乃鍾的水墨宇宙」，從五百多件司徒乃鍾的創作中精選出逾百件，橫跨司徒乃鍾六十多年的創作歷程。展覽於日前舉行開幕式，司徒乃鍾笑言，展覽名字來自策展人鄧海超，「因為我的畫太大、題材太廣，要誇張地說，它就像一個宇宙」。在這個自由而開放的宇宙裏，司徒乃鍾的創作題材，既有花鳥、山水，也有香港城市風景與歷史題材；從寫生到想像，從傳統水墨到現代藝術語言，他不設界線。

大公報記者　郭悅盈（文、圖）

▲「司徒乃鍾的水墨宇宙」展覽現場。

從嶺南出發，經歷海外留學，再回到香港，司徒乃鍾的創作始終處於流動之中。展覽按他的創作階段劃分為六個部分，包括「嶺南豐姿・丹青傳承」、「求索東西・百川滙流」、「穿梭粵港・藝道尋索」、「傳統再造・意象惟心」、「創意毅行・古為今用」以及「馳騁環宇・水墨無限」。

大型紅棉水墨畫亮相

展廳中，七幅大型水墨作品尤為引人注目。司徒乃鍾表示，其中以紅棉為題的作品是本次展覽的重頭戲。對他而言，「紅棉不僅是畫中的題材，更是一種精神象徵。」

其中一巨幅紅棉畫作《嶺南喜春風》由9幅局部畫面組合而成，需要搭梯子完成。為了畫好紅棉，司徒乃鍾曾走訪不同地區實地觀察，「我畫的東西，都是我親眼見過的。」他留意到，有的百年紅棉老樹歷經雷擊與火燒，仍然挺立不倒。這種堅韌的生命狀態，讓他聯想到歷史中革命英雄精神的傳承，也促使他在父親司徒奇之後，逐步走出屬於自己的紅棉理解。

展覽總監周勇平指出，司徒乃鍾是「公認的第三代紅棉王」；其父司徒奇為嶺南畫派的重要代表，而司徒乃鍾亦曾與多位第二代宗師學習交流，包括關山月、黎雄才、趙少昂等。回顧這段漫長的創作歷程，司徒乃鍾提到，自己年輕時曾遠赴加拿大學習西畫，這對他而言是一段探索與吸收的過程。「那時候只是覺得新鮮，想知道西方是怎樣畫畫的。」回到香港後，他開始反思這段學習經驗，並思考如何將所見所學轉化為屬於自己的創作方向。「如果只是把西洋畫那一套帶回來，那不是我們的文化。」

在不斷創作與觀察之中，司徒乃鍾逐漸確立了以現場觀察為基礎的工作方式。無論是紅棉、山水、花鳥，抑或是城市風景，他都習慣先走到現場，反覆觀看事物的形態與狀態，再將理解轉化為畫面中的結構與氣韻。「要先看清楚，才知道怎樣畫。」這種從現場出發的創作方法，正是嶺南畫派一以貫之的寫生精神。2001年完成的《寫生終竟勝盲》，正是這種創作態度的體現。

◀司徒乃鍾作品《九龍鑽石山大磡村》描繪香港鐵皮屋群。

描繪當代香港城市風貌

香港亦是司徒乃鍾寫生創作中的重要地點。回港後，他注意到以水墨描繪當代香港的作品並不多見，「但這就是我們生活的地方，為什麼不能畫？」高樓、舊屋、漁船、天后廟，甚至已經消失的村落，都進入了他的畫面之中。「穿梭粵港・藝道尋索」主題中的《九龍鑽石山大磡村》描繪高樓陰影下的鐵皮屋群，村落早已拆卸，只留下集體記憶；《香港新界元朗水尾村樹屋》則將四百年歷史的村落與老樹一同保存於畫中，既是寫生，也兼具歷史紀錄價值。

「馳騁環宇・水墨無限」主題的近作《古寺傷痕》（2025）描繪了澳門普濟禪院東側的後花園。畫中石桌與四條石櫈仍保存完好，側邊的碑亭則讓人回想起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中美望廈條約簽訂的歷史——中國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後被迫向英美賠款，條約簽訂地正位於此處。司徒乃鍾表示，作品意在「呈現這段歷史留給中國的痕跡」，是對歷史的緬懷，也是對國家富強的感慨。「如今國勢富強，一洗前恥，別有深意。」

創意毅行　古為今用

在近年的創作中，司徒乃鍾也開始嘗試一些大寫意作品，此類作品同時帶有精神性探索的意味。他形容：「（畫中的）畫筆就像我手上的筆，可以將我所見、所感表達出來。」「創意毅行・古為今用」主題中的作品《大足歸來系列之（一）滅妖》，是一幅奇思巧作的大型水墨畫，取材自大足石刻。畫中，他「將自己想像為滅妖大神，腕戴佛珠、手持毛筆，睥睨四方的妖魔鬼怪與異獸精靈；周遭的涅槃卧佛、諸天菩薩、天王神祇在雲濤波浪中若隱若現。」整幅畫面氣勢磅礴。司徒以大筆潑墨描繪宏觀場景，又以細膩的西畫手法勾勒神妖諸相，呈現如地獄經變般的氣氛與創意張力。他在畫面中亦將現實生活中使用的物件融入其中，例如手錶、調色盤，以及噴水壺，讓畫面同時帶有個人生活的印記。

▶嶺南畫派傳人司徒乃鍾。

話你知

司徒乃鍾

司徒乃鍾，嶺南畫派傳人，嶺南派第二代司徒奇（蒼城）之子。早年習中國畫，後赴加拿大藝術學院主修繪畫。其創作涵蓋水墨、油畫與水彩，主題涵括風景山水及現代都市風貌。

展訊

「司徒乃鍾的水墨宇宙」

日期：即日起至1月29日

地點：香港中央圖書館展覽廳1–5號廳

觀眾免費入場

澳門題材劇《風與潮》以影像凝聚民族情感

中國電視藝術委員會、廣東省廣播電視局日前在京聯合主辦的研討會上，在內地播出收官的電視劇《風與潮》獲得好評。與會者認為，該劇以影像的方式凝聚民族情感，弘揚愛國精神，強化文化認同，彰顯了「一國兩制」下澳門與內地血脈相連、文化相融的深厚情誼。

作為國家廣播電視總局重點扶持劇目，廣東、湖南兩省聯合製作的電視劇《風與潮》，講述1941年香港淪陷後澳門成為「孤島」的「風潮時期」，銀號老闆何賢聯合愛國青年喬音婉、中共地下黨員柯麟、柯正平，華商馬萬祺等人在金融、貿易、情報運輸等戰線與日寇展開智勇博弈的故事。

研討會上，劇中原型人物家屬代表、馬萬祺太孫女馬建怡表示，《風與潮》對歷史真實的還原與細節展示，不僅讓年輕一代澳門人真切感受到抗戰時期澳門的艱難與先輩的奉獻，更激發了他們繼承愛國愛澳傳統、自覺肩負建設澳門使命的責任感。

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澳門理工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學院院長林發欽說，《風與潮》通過人物命運與情感選擇，讓內地觀眾理解澳門的歷史處境，也讓澳門觀眾看到自身故事被國家記住、被認真講述，這是影視作為「軟性傳播」不可替代的價值，尤其適合向年輕群體展現共有的文化基因與精神傳承。

清華大學教授、中國電影家協會副主席尹鴻認為，《風與潮》通過真實的人物、事件和環境，展現了澳門各階層在全民族抗戰中的貢獻，填補了公眾認知與影視敘事的雙重空白。

新華社

▲《風與潮》講述二戰期間澳門的抗戰風雲故事。